



观鸟笔记

祖克慰◎著



沈阳出版发行集团

① 沈阳出版社



观鸟笔记

祖克慰◎著

沈阳出版发行集团

① 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观鸟笔记 / 祖克慰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7.5

ISBN 978-7-5441-8440-3

I. ①观… II. ①祖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2593 号

出版发行: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|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 刷: 辽宁美程在线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47mm × 210mm

印 张: 9

字 数: 18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晓辉

插 图: 胡春风

封面设计: 关 皓 朱席君

版式设计: 杨 旭

责任校对: 日 光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8440-3

定 价: 45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4112447 62564922

E-mail: sy24112447@163.com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灵魂，需要一双翅膀

韩华仁

每个成功的作家，都有自己已经找到的写作母体，这个母体不是文字，而是储存于灵魂深处的一方土地，也只有植根这片土地，才能纵横自己的才华。近六七年来，祖克慰不再于城市的语境里流浪，而是成了一位原野上的苦行僧。他在原野上走走停停，去与闲花野草对话，写出了花草系列，引起了人们关注。接着，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四条腿动物，作品发表后各大选刊转载，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写动物的作家。

现在，祖克慰又把目光转向了天空，写出二十篇关于鸟的文章。

在漫长的人类生活中，鸟一直与人相伴。在以村庄为落脚点的农耕生活中，有些鸟也是村庄的住户。在人与鸟的长久接触中，鸟已成为农耕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灵性意象；鸟也作为一个传神的符号，融入了传统的文化之中。

然而，目前写动物的作家少之又少，写鸟的几乎没有，偶尔写鸟，也是以鸟言情，以鸟状美，而真正把鸟作为主题，写出“鸟生”与“鸟世百态”的，恐怕唯有电视节目，但却与文学无关。

之所以很多作家不愿写鸟，是因为，人只在二维的平面上活动，而鸟则是真正的三维动物，除了与人一样生活在大地上，鸟还拥有天空。而它们又体形较小，让人无法确切地观察到。再者，城市化让人成了“屋里人”，正在丧失与自然亲近的本能，完全忽视了鸟的存在。三是，可能总觉得鸟是一个很小的题材，写不出大东西。

在某种程度上说，鸟是自然美的化身，它的轻灵、神秘、飘忽、自如，都在表达着一种文化精神，没有鸟，可能并不影响人的生活，但没有鸟，却是人的悲哀。作为一位写动物的知名作家，祖克慰的写作是严肃的、谨慎的，甚至认真得过分，为了真切把握鸟的个性与精神，他像夜猫子一样潜藏灌木丛中，去观察一只鸟，他常常吓鸟一跳，鸟的惊叫又吓他一跳；一个人进入深山野林观察鸟，以至于让村民误以为他是小偷。正是这些“格物”上的用心，才有了鸟血肉丰满的飞翔。

但祖克慰并不满足写“小鸟”的小鸟依人。

他以家乡作为叙事原点，以家乡的经历为情感背景，鸟鸣声中是浓浓乡愁。他笔下的鸟，大多是他年轻时在老家见到过的，

也是伏牛山地区常见的鸟类。由于飞翔拓宽了生存空间，虽然是浅山区，却鸟类众多。祖克慰在农村度过了贫穷而又孤单的童年少年，直到参军离开家乡。他与很多农村孩子一样，在满怀希望又找不到希望的失望中，在找不到文化温度的孤寂田野上，听鸟、看鸟、捉鸟、玩鸟，成了了却时间的方法，也是他生活的乐趣，但随着与鸟的遭遇、深入，鸟成了他的朋友，飞进了他情感的天空，鸟的自在、至情与神秘，又幻化为说不清的崇拜。后来他离开了乡村，但鸟与乡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鸟成了乡村的印记。

祖克慰总是能精准地描摹鸟的习性与姿态，虽然这与他用心观察有关，但更来自年轻时的积累。祖克慰笔下的鸟之所以感人，不在科普上的深度，而是鸟与大地，鸟与作者联系在一起命运。在黄鹂鸟的鸣叫中，一个穿着黄色连衣裙叫蕾的姑娘出现在家乡的大地上，懵懂的爱情在灰火里燃烧，爱情又在不对等中无疾而终，大地仅留下黄鹂鸟的鸣叫，岁月叫碎了，唯留情感之流。与那个留下一道黄色影子的爱情一样，鸟依然婉转着，但林木在减少，环境在恶化，飞鸟在消失，村庄在破败，人是物非，鸟叫声中，家乡好似已经越过千年，又好似依然存在，恍惚中唯有化不开的乡愁了。沧海桑田，啾啾鸟鸣，写鸟是实，实是鸟的活灵活现；写鸟是虚，写的是大地的命运。

虽然散文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写作文体，但在同样深具包容

性的时代，散文似乎已经包容不下时代的多样性了，为了拓宽散文的功能，从20世纪90年代，众多散文家打破文体界限，在写作方法与语言上进行探索与嫁接，最具影响也最为成功的恐怕就是“大散文”的写作。系统阅读祖克慰的散文就会发现，从早期的小散文、传统散文，到现在的大散文，可以看出他在探索道路上留下的清晰脚印。他的这部散文集，深得散文三昧，层次跌宕自如，语言上多短句口语，轻灵如蝉翼，一派田园诗味道，形成了清新自然、通俗清丽的语言风格。而最为成功的则是散文与小说的文体互动，无痕焊接。在散文的框架内，以小说情节说事言情，以情节延伸情节，以故事推动故事。而在没有故事的理性地带，则融说理于叙事之中，寓理于情，让散文轻松活泼，通俗有味。二者的无痕融入，无疑拓宽了散文的容量、格局，助长了散文的气势。

作者在重点开掘鸟的自然美、生命美的同时，把笔触伸向过去，极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鸟的文化之美，作品中散发着厚重的书香。

从自然到田园，从鸟到人，把鸟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，已经让作品有了感人的力量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作者虽然对自然之鸟有着比较专业的研究，但更注重对鸟的文化内涵的研究，从《诗经》、唐诗宋词等典籍中寻找有关鸟的故事与诗文，从传统养鸟驯鸟、历代养鸟习俗、民间传说等鸟文化中选择闪光的传承，让

鸟穿越时空，从古文化里飞向大地与今天，可谓百鸟与诗意齐气，乡愁共云天一色。可读，可品，书香味十足。

还应该说的是，用典与引用虽为写作的常用方法之一，但也往往出力不讨好，往往出现罗列照搬的死典死文，易犯“掉书袋”的毛病。但作者对古文化的运用，可谓掌控自如，信手拈来，总能与情节合拍，语境相通，文脉一致，情境呼应，每至引用已至不用不行，具有将作品推向高潮的作用，可见功力。亦为此书放光之处。

目
录



序：灵魂，需要一双翅膀 / 韩华仁 I

绣眼：清丽淡雅入画来 I

燕子：江畔春泥带雨衔 13

黄雀：蓝天万里任遨游 24

伯劳：雀中雄鹰性凶猛 34

靛颏：空谷丽音绕清梦 44

云雀：边飞边鸣歌共舞 57

鹁鸪：行摇飞鸣兄弟情 68

麻雀：短翎瘦影亦横空 80

画眉：百啭千声随意移 92

黄鹂：自在娇莺恰恰啼 102

百灵：丽音雅韵迷人醉 114



目 录

喜鹊：日暖风轻言语软	<u>126</u>
乌鸦：独醒空和骚人咏	<u>136</u>
大苇莺：唤得落霞飞满天	<u>143</u>
相思鸟：魂梦共渡同心桥	<u>153</u>
白头鹎：飞来飞去落谁家	<u>163</u>
灰喜鹊：不道枝头无可落	<u>174</u>
太平鸟：枝头飞羽正谐融	<u>184</u>
白颈鸦：啼血有泪伤秋瘦	<u>194</u>
金翅雀：身无彩凤双飞翼	<u>204</u>
鸟语	<u>210</u>
观鸟手记	<u>238</u>
后记 鸟是大地最美的精灵	<u>271</u>

绣眼：清丽淡雅入画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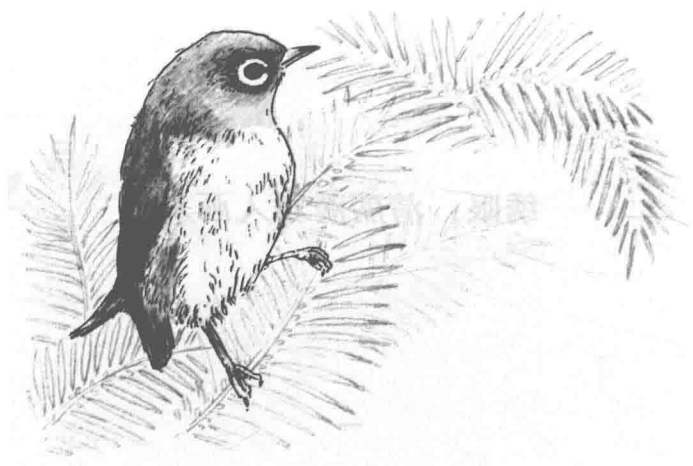
—

很偶然的，看到一幅画。是宋徽宗赵佶的《梅花绣眼图》。一只鸟，一棵梅，几朵梅花。景物虽不多，倒也淡雅。只是觉得画面有点暗。我对画不懂，看了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。

再看那只鸟，觉得有趣。尤其是眼睛上的白色眼圈，画得很清晰，很显眼。看了那只鸟，感觉很熟悉，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。放大仔细看，才知道，画中的绣眼鸟，就是我们家乡的“白眼圈”。

绣眼，在我们家乡叫“白眼圈”。家乡人，对不知名字的鸟，就根据鸟的特点起个俗名。家乡的风头百灵，我们叫“角角”；鹌鹑，我们叫“秃尾巴”；麻雀叫“小虫”。

画中的绣眼，是家乡的“白眼圈”，感到就多了一些亲切。再看画中的梅花，也鲜活了许多，洁白鲜艳；看梅枝，梅枝瘦劲，枝上疏



绣 眼

花秀蕊，色泽清雅，清丽脱俗；看绣眼，那鸟活的一般，蹲在梅枝上，左右顾盼，耳边就响起悦耳的鸣叫。清丽的梅花与栩栩如生的绣眼，相映成趣。

“白眼圈”，我熟悉的精灵。现在，我应该叫它绣眼，恢复原本属于它的名字。现在，我有必要介绍一下绣眼，我喜欢的鸟。

绣眼，俗名绣眼儿、粉眼儿、粉燕儿、白眼儿等。常见的绣眼是：灰腹绣眼鸟、暗绿绣眼鸟和红肋绣眼鸟。体形及颜色像柳莺。眼睛周围被白色绒状短羽环绕，形成鲜明的白色眼圈，所以得名绣眼。

绣眼，是我国四大名禽，爱者甚众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绣眼娇小玲珑，羽毛光滑，动作灵活，姿态优美。它的鸣叫声音圆润、音韵多变、婉转动听。在伏牛山区，我见过的绣眼，一种是红肋绣眼，再就是暗绿绣眼。我的印象中，红肋绣眼的鸣叫比较单调，“唧——唧唧——唧喳——唧唧喳喳”，声音短促，雄性的稍微响亮，但总感觉少了一些韵味。暗绿绣眼鸣叫连贯，节奏感更强，余音缭绕。

当然，这只是我的感觉。很多年了，已经没有听到绣眼的叫声。我现在能感觉到的声音，是二十多年前留存在我记忆中的一种声音的复原。

这么多年，总是忙碌，为生存，奔波在单位与家之间。闲暇之余，也曾无数次走进家乡的山坡，走进伏牛山的深处，追寻豹子、狼、狐狸、黄羊的踪迹。但每次进山，总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，因而忽略了这些小精灵，如绣眼。当我再次想起它们时，绣眼，于我而言，是那么的陌生。

是的，它们真的很陌生。那些在山坡上觅食昆虫，在树枝上啄食山果，在花朵上吸食花蜜的美丽小鸟，与我渐行渐远，远得除了那清晰的白眼圈外，我对它们的印象日渐模糊。

很多时候，人都处在一种遗忘状态，那些熟悉的事物，一旦离开视觉范围，就会离开大脑，储藏在岁月的记忆里。有的就这样随着时

间的消逝，在记忆里死去；有的被偶尔触碰，在记忆里醒来。

一幅图画，触碰到我记忆的神经，记忆里，那只被我遗忘的鸟，在瞬间苏醒。绣眼或者白眼圈，就这样，在历经二十多年后，再次走进我的记忆，走进我的内心，或者明天，走进我的视野。

记忆，总是美好的。它会唤醒你对一些事物回忆，让遗忘的场景再现，让枯萎的心焕发生机，让停下的脚步重新迈出。

二

我突然想回家看看，家乡的山坡上还有没有绣眼。

晚上躺在老家的床上，翻来覆去，无法入睡，我在想一只叫绣眼的鸟。它们在我的记忆里，反复地出现，可我记不清在哪里看见过它。

是在我家乡的山坡上，一片林子里？是在地处伏牛山深处的崔庄乡的某一座山林里？还是在县城的青峰山？似乎是，似乎又不是。也许，我在家乡的山坡上看到过，在崔庄乡的某一座山林里看到过，也在县城对面的青峰山看到过。我无法否认，我真的看到过它们。这些我常去的地方，都有它们的身影。

我在无眠中，等来黎明。

窗外传来一阵鸟鸣，声音很熟悉，是麻雀。我突然想起，这种叫绣眼的鸟，就是在我老家的山坡上看到的，我初次看到它们时，是和

麻雀、百灵混在一起。那时候看到一只色彩艳丽的鸟，感到很惊奇，记忆也深。

其实，绣眼在我们的家乡很容易看到，只是我们长时间忽略了它们的存在。伏牛山深处有，我老家有，崔庄乡的山林里有，县城对面的青峰山也有。我在老家时，看到的绣眼，大多是红肋绣眼。在伏牛山深处的大山里，还能看到暗绿绣眼。

第一次看到它们，是在老家西沟的山坡上，那时候西沟还没人烟，西边是一片松林，东边是一片柿子林，横竖成排，一棵接着一棵，把西沟的山坡覆盖。深秋时节，柿子树上挂满了红色的果实，成群的鸟，在柿子树上蹦来跳去，吸食柿子的果浆。

柿子成熟时，我们一群孩子常到西沟摘柿子。那天去摘柿子，看到一群鸟在吸食树上的柿子。看到鸟与我们争食，很生气，就弯腰捡起一块石子，准备轰鸟。突然就看到一群色彩鲜艳的黄绿色小鸟，混在鸟群里。这是一种我们没有看到过的鸟，很稀奇。后来在山坡上也看到过这种好看的小鸟，问大人才知道，这鸟，叫“白眼圈”。

年少时，对啥都好奇，看到美丽的小鸟，总想抓一只养，但这种鸟很胆小，离人很远，稍一靠近，就惊恐而飞。那时就想，有鸟就有鸟窝，抓不到大鸟，就抓一只小鸟养养。我们在山坡上瞎逛，希望找到它们的窝。但在山坡上、树林里转来转去，怎么也找不到它们的窝。

记得问过父亲：“山坡上那么多‘白眼圈’，咋找不到鸟窝？”父

亲说：“它们的窝，在五朵山的山林里，它们到咱这里玩玩就回去了，你当然找不到。”五朵山是伏牛山的主脉，离我们家二十几里远。父亲这样说，可能是想阻止我们抓鸟。

因为找不到鸟窝，就断了养绣眼的念想。其实，我们也在山坡上看到筑在树上的鸟窝，只是树太高，枝干又细，我们爬不上去。现在想来，挂在树上的鸟窝，可能就是绣眼的窝。

吃过早饭，我走向山坡。山坡已不是我少年时代的山坡，原来山坡上长满了树，现在的山坡光秃秃的。山坡上的梯田，有的种着花生，有的荒废着，长满了草。一片荒地上，长着紫花地丁，开着细碎的紫花，在微风中摇摆；翻白草一棵挨着一棵，开着黄色的小花，这种草我最熟悉，小时候拉痢疾，挖几棵翻白草，用根熬茶，一喝就好；还有一棵棵的棉花条，也开紫花，一嘟噜一嘟噜地开满枝条，那紫，让人陶醉；走下山坡，是一片豌豆，还是紫色的花，风一吹，紫蝴蝶在绿叶间翩翩飞。

这都是我熟悉的植物，有的叫得上名字，有的叫不上名字。但它们还长在这里，用花一般的笑脸迎接我。可那些我熟悉的松树、槐树、柿树、酸枣、栗毛，它们已不见踪影。空落落的山坡，让我的心徒添寂寞。

有几只山雀，落在一片草地里，在草丛中啄食着什么，可能是一只虫子，也可能是去年遗落的草籽，或者是一只蚂蚁。我不知道山雀

吃不吃蚂蚁。可是，这个春天，不吃点蚂蚁，山雀还能吃什么？

南洼的那座堰潭，里面长满了水草，堰潭里有鱼、河虾、青蛙、泥鳅、黄鳝，堤坝上长满了油桐、柳树，很多鸟落在树上，时不时飞到堰潭，在水中捞出一条小鱼，或者是一只河虾。每年春天，这里的鸟叽叽喳喳，吵闹不休。

走到南洼，看到堰潭已经被泥沙淤平，只有潭底，还有一汪水。走近看，水很清，没有一棵水草，没鱼也没虾，更没青蛙黄鳝，水清无鱼，这话不假。堰潭的四周原来都是树，现在一棵也没有，都是梯田，梯田里都是花生。堰潭里的泥沙，就是从花生地里冲下来，淤积到堰潭里。堰潭的堤坝上，还有几棵树，一棵树上有一个喜鹊的巢，一只喜鹊蹲在巢里，看到人来，伸一下翅膀，飞走了。

绣眼，最终还是没有看到，这也在意料之中。只是，常见的百灵、鹌鹑、斑鸠、山雀，都没几只，让我心生落寞。此刻，空旷的原野上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很孤独地站在山坡上。

三

又想起宋徽宗赵佶。作为皇帝，生活奢侈，任用奸臣，仅此，赵佶肯定不是个好皇帝。是的，赵佶不是好皇帝，但绝对是个好的艺术家。他自创的书法被称为“瘦金体”。他的花鸟画自成“院体”。是少